

受战争迫害的人们



受战争迫害的人们

〔捷克〕康尼亚著

郑孝时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Vašek Káňa
VÁLKOU NARUŠENÍ

据 Т. АКСЕЛЬ 俄文译本 «ОБЕЗДОЛЕННЫЕ ВОЙНО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转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338 字数 211,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⁷/16 插页 4

195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定价 (3) 0.87 元

序 言

瓦塞克·康尼亚(斯塔尼斯拉夫·尔查德的笔名)是捷克现代散文家、剧作家和政论家,一九五一年国家奖金获得者。

一九〇五年他生在一个雇农的家庭里。他那悲惨的童年、艰苦的学徒岁月、逃离家庭在流浪儿中间所过的生活、感化院里两年的拘留和在斯洛伐克、克罗地亚^①和塞尔维亚^②的城乡中的漂泊,——这就是他青年时代经历的严酷的生活学校。

康尼亚的第一部作品“感化院中的两年”,于一九三〇年问世。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再现了“感化院”的压抑气氛。他有力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对无辜儿童们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态度。

不久以后,他的短篇小说集“妓女的情夫、小偷与流氓”和小说“无家可归的人们”出版了。在这些作品里,反映了作者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惨痛的印象。在读者面前,出现了一群注定被资本主义制度逼得挨饿、多病和死亡的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王国里,一些人贫困乃是为另一些人造福的条件(“婴孩和狗”);监狱成了消灭失业现象的治本方法(“妓女的情夫”和“量两次”);饥饿促使那些流浪的孩子把偷窃当作职业(“捡煤核的孩子瑪任

①、②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两个共和国。——译者注。

卡”)。

可是当时康尼亚远不能理解自己所观察的现象中的社会本质。这个年轻的作家看不见那种能同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力量。一些“下层”人物成了他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这并不是偶然的。正如康尼亚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常常有一种浓重的无可奈何的情绪。有时，作者描写“下层”生活时，偏于自然主义^①。

在创作的初期，康尼亚认为单枪匹马的无政府主义的暴乱，具有极大的意义。这一点对作家的创作和他的命运是很危险的。但是他避免了这种危险，使自己的生活 and 工人阶级联系起来，使自己的文学活动和党的刊物，和“红色权利报”^②联系起来。

一九三〇年，由于伏契克的建议，康尼亚被派赴苏联出席在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这次旅行，对年轻的作家起了极大的作用。后来他写道：“在苏联，我第一次看见了我童年时代所梦想的世界：没有老谷的世界……我明白了，从前我所寻觅的自由，在这里实现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正为巩固这种自由而进行斗争。”

康尼亚从苏联回国后，便积极参加了捷克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他同伏契克一起参加了卡洛·古塔冶金工厂的罢工纠察队。

康尼亚同伏契克和捷克其他著名作家，曾积极参加一九三二年由哥特瓦尔德和萨波托斯基领导的有名的莫斯捷斯基大罢工。

① 流行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与现实主义相反，一味追求精确地描写事实而忽视了社会发展规律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译者注。

② 捷共中央机关报。——译者注

他訪問过外喀尔巴阡，当时那里的失业和飢餓現象，造成了駭人听闻的居民死亡率。一九三二年，他发表了一部作品“外喀尔巴阡·捷克斯洛伐克的乌克兰无产阶级的生活报道”。这不仅是为一个外喀尔巴阡人民悲惨处境的見證人所写出的充滿憤怒的故事，也是一篇反抗整个社会制度、反抗捷克斯洛伐克的資產阶级在外喀尔巴阡勾結英法股东共同执行的殖民地奴役政策的演說詞。

在捷克文学史上，康尼亚的特写，以它的政治声望來說，可以同奥布拉赫特的“山丘和年代”，同涅依曼的詩篇与游記，同那些坚决保卫受压迫的外喀尔巴阡的捷克作家、詩人和記者所写的报道与論文相媲美。他这部作品当时被禁止出版，它的作者被列在“黑名单”上，在資產阶级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里，作者被剥夺了得到任何工作的可能。直到一九三七年，康尼亚才进了一个大冶金工厂里当工人。

在敌人占領的年月里，康尼亚一直受到警察的監視，一九四四年被关进集中营里，一直拘留到苏軍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

現在，康尼亚正以自己創造性的劳动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上貢獻他的力量。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現代优秀作家們，如馬耶洛娃、普伊曼諾娃、德尔达、馬里克、列查奇以及其他作家一样，康尼亚对祖国生活中的新事物，感到极大的兴趣。作者力求表现出：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新人物，国家主人翁是怎样成长的，他們的政治觉悟又是怎样成熟起来的。

康尼亚正在写論述先进工人的文章。他把自己的特写獻給工人阶级年輕的一代，獻給那些掌握苏联先进的生产經驗的生产革新者們。

一九四九年，康尼亞写了剧本“磨工卡尔汉组”^①。剧中描写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人物。剧情取材于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捷克斯洛伐克生活。老工人对技术革新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担心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会剥夺了许多人的工作。可是年轻小伙子们并不担心这个。青年工人打破了陈旧的定额，他们带动老工人参加提高生产指标的竞赛。作品动人的地方在于：作者对改造人的创造性的劳动的刻画。首先，磨工卡尔汉对社会生活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现在，他却积极参加到实际生活中去，开始跟自己的儿子耶尔卡——有才能的合理化建议者——展开竞赛。他端正了对新生产方法的怀疑态度，跟青年工人和老人斐格斯在一起劳动。

对捷克工人心理的深刻的了解，生活冲突的真实的再现，人民的幽默性，——这一切，使观众觉得这个剧本既合理又亲切，保证了剧作家应得的成就。在短短的期间内，这个剧本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各剧院上演了。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里，也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一九五三年，康尼亞还发表过一部以劳动为主题的喜剧“无光子彈”，描写了参加新捷克斯洛伐克建设事业的知識分子。

一九五一年，康尼亞完成了一部自傳体的长篇小说“受战争迫害的人们”。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作者又回忆起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印象。这是一个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具有二十年偉大的斗争經驗的人物的回忆。新生的光芒，照耀着他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件。作者深刻地理解了社会现象，并提高到广大的社会的概括

^① 中譯本譯名为“父子劳模”，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譯者注。

性。以前，这种概括性在他的“感化院中的两年”和“愤怒”这一类作品中，是不曾有过的。

……战争爆发了。斯坦达的父亲到前线去保卫奥匈帝国^①。家里扔下八个靠妻子照料的年幼的孩子。这个工人家庭的不幸生活，成了战争年代中一个苦难的象征。

作者在他的作品里，展开了一幅被损害的童年时代的可怕的画面。以流浪孩子瑪日娜、亚奇克、巴丘斯的形象，影射出成千上万被杀害和弄残废的年輕的生命。康尼亚指出：无依无靠的生活，使少年們鄙視誠实的劳动，使他們习惯于盗窃。他們变成一群流氓和罪犯，隱藏在虛伪的冷漠态度或无理取鬧的伪装下面，对周圍世界怀着极端憎恶的心情。

作者描繪这种可怕的生活，并不是恳求人們的怜悯或同情。他毫不留情地揭发了小資产階級慈善事業的本質。“社会保障”^②机构里的那些敏感的太太們是极端輕視受压迫的人們的。慈善协会“捷克之心”的經費，根本沒有用来救济那些陣亡的士兵們的孩子，而是到了老爷們的腰包里。飢餓和毆打压抑着孤儿院，在“感化院”里，他們培养的不是自由的公民，而是奴隶。其实，这完全符合資产階級民主的意旨。

作者确凿地証明：貧困、破坏、儿童們无依靠的生活和犯罪行为，这不单是战争的恶果，也是捷克資产階級执政后，原封保留旧奥匈帝国全部战时官僚机构的政策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小說之所以有力，不仅在于它憤怒地否定了資产階級捷克

① 奥匈帝国(1867—1918)，1866年奥国被普魯士打败，便联合匈牙利組成奥匈帝国。国内民族复杂，有日耳曼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和烏克蘭人。——譯者注。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捷克資产階級組織的“慈善机关”。——譯者注。

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醒觀的现实，同时也是一篇热情的反对战争的演說詞。它充滿了改变和改造世界的渴望。現在，康尼亚清晰地看見了能够完成这种功績的力量。在这本书的篇幅里，生活着和行动着的是那些为劳动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真正的战士——自覺的工人們。

当讀到书里描写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劳动群众出現的时候，令人感到十分兴奋。康尼亚描繪的十二月罢工的画面，使人联想到奥布拉赫特的长篇小说“无产者安娜”^①中对同样事件的描述。正如奥布拉赫特一样，康尼亚指出：十二月的日子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空想从人民的头脑中清除了，对馬薩里克^②的信任完全动摇。普通人都在說：“馬薩里克是他們的总统，不是我們的。現在这是清清楚楚的了。”正如奥布拉赫特那样，康尼亚热烈地相信工人阶级必然获得未来的胜利。尽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罢工失败了，可是老工人巴特奇克却仍然坚信不移地向斯坦达說出这样的话：“总有一天，我們會拿起武器揍他們去。那时候，胜利一定属于我們。也許我活不到那天了，可是你准能赶得上。”

主人公的形象是作者高度的思想性的胜利。斯坦达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痛苦的道路。人格侮辱，成了“感化院”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起了一定的作用。从“感化院”里出来的人，只有极少数成为正直的人，他們找到通向战斗队伍去的道路。

① 捷克名作家奥布拉赫特的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一个心地純良的乡下姑娘，后来在城市里参加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間的工人运动，終于鍛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譯者注。

② 馬薩里克(1850—1937)，资产阶级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捷克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一方面用欺騙劳动人民的带有煽动性的口号掩飾自己，一方面对工人运动执行血腥鎮压的政策。——俄譯本注。

斯坦达就属于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为了在那些被社会摒弃和迫害的“战时受难的人群”中间成为一名工人阶级自觉的代表，康尼亚当时亲身走过了一条错综复杂的、受尽挫折与绝望的道路，这条道路他给描绘出来了。

小说的开始，以一个孩子做为主人公的代表，后来在全部小说中，写到他的青少年时代。作者所叙述的事实，是通过一个能意识到一点点虚伪与不平的孩子的感觉，通过一个少年对街坊间实际生活的观察写出来的。

直率而果断的斯坦达，从幼年起就敌视富豪。当然，他常常用自己的憎恨去反抗一切生活上稍有保障的人，想为自己被摧残的生活复仇。他一个人在战斗着，面对着恐惧和危险，可是一直看不见出路。

作者使我们了解到：容易受沾染的斯坦达，因为受引诱，暂时成了一个机灵的小偷和阴险的坏蛋。在艰难的时刻，备受折磨的母亲的形象和弟弟妹妹们的大人似的严厉的目光，不断地出现在这青年的眼前。

使斯坦达找到另一条道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来没有抛弃过对劳动的宿望，对劳动人民的敬爱。健康的劳动的开始，总比流浪、放荡的孩子的“妙处”强些。受迫害的斯坦达，并没有被摧残，他终于克服了盲目的痛恨，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们牢不可破的健壮的集体欢迎他，工人们充满了为改造生活而斗争的决心。因而，斯坦达以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自豪。

他在小说的结尾说道：“二十年来他们训练我俯首听命，二十年来他们向我证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我却得规规矩矩。他们压迫我，剥削、拷打和蹂躏我，他们完全毁了我，我落得孤单单的一个。现在我可以跟别比克同声地说，他们的一切苦心

都白費了。我并不孤独，也不軟弱了。工人階級和共产党的强大牢不可破的力量，我的同志們和朋友們的力量，使我强壮起来了。今天是一个偉大而光荣的日子，——这不是我二十岁里的一天，而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天！……”

这就是結論。这就是“感化院中的两年”和“憤怒”的作者，康尼亚过去沒有的新的見解——广泛的概括性和生气勃勃的調子。

对主人公斯坦达和小說中一些人物——母亲、巴丘斯、卡拉謝克、亚奇克、瑪日娜以及对其他人的叙述中，显示出康尼亚是一个表达人物心理特征和能描写真实肖像的巨匠。他善于正确地观察主人公一些最显著的、本質的特点。

小說中，并非所有的人物都描写得同样細致。斯坦达的弟弟妹妹們写得平淡而草率。有时，作者在小說里，把主人公不幸生活里一些相同的事实，叙述得过多。但是，这些缺点都是无关紧要的。

高尔基說过：“应该从目前成就的高峰，从未来的偉大目标的高峰出发，”善于回顧过去，康尼亚这部小說正是如此，因而便决定了本书的深刻的認識和教育意义。他这部作品是描写捷克斯洛伐克不久以前的往事，是捷克現代文学作品中一个优秀的典范。

普·克列依聶尔

今年八月初的时候①，我們城郊的生活好象突然走上了另一条軌道。藍軍裝代替了深色的工人服。石腦油精和士兵的新皮靴发出的一股刺鼻的味道，把鉄器、机械油和滾热的翻砂味儿都給淹沒了。只是一夜的工夫，戈列索維茨区②就变得叫人認不出来了。

現在，許多工人腰間挂的不是小水瓶，都佩帶上有灰綠色刀鞘的刺刀了。他們的臉上和目光中，流露着一种新的表情，一种忧郁的神色。我們的父亲也被抓去当兵。他就要去打仗，再也不能干活儿了。

父亲照管的那几匹馬站在馬棚里的空秣槽旁边，訴苦似地嘶鳴着，用蹄子踢着板壁。聶依曼老谷正在找新馬夫。現在所有的聶依曼老谷③都在着手招新雇工了。

动员令改变了一切的面貌，——街道呀，住戶呀，人們的心情呀，都变了样儿。发生了一些叫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人們如同瘋狂一般，似乎明天就到了世界的末日。

父亲坐在小酒館里，喝着啤酒和白酒澆愁。一边用拳头捶着桌子，一边唱道：

① 指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当时。——譯者注。

② 布拉格的工人区。——俄譯本注。

③ 指同姓地主。——譯者注。

可怕的日子已經來到這地方，
戰爭突然降臨到咱們頭上，
拋開了妻兒，背井離鄉，
這輩子重回家園再也別想……

他的腦袋沉甸甸的，酒精燒着他的喉嚨。跟他一塊兒喝酒的還有馬車夫德沃札克，他倆坐着，互相摟抱着，腦門兒頂着腦門兒，象兩個鄉下婆似的在叫苦連天。他們把啤酒倒在軍帽里，然後又洒在地板上。

“唉，該死的戰爭！”

“是誰發動的戰爭呢？”

晚上，我們要睡覺了，父親才闖進家來。他打着隔兒，吃力地喘着氣，叉開兩條腿站着。母親傷心極了，我們吓得都躲在床後頭。我們從來都沒看見父親有過這種樣子。他的頭髮搭拉到前額上，眼睛無精打采地眯縫着，胡子也豎起來了。他的模樣很可憐，軍服上沾滿了石灰漿。父親可笑地擺着手，結結巴巴地低聲胡說着什麼：

“只要我不當兵……只要我不……呃，呃，他媽的……”

母親哭着，可是父親卻发出了可怕的笑聲。隨後就一頭倒在床上，响亮地打起鼾來。母親跪着把皮靴從他腳上脫下，給他解開衬衣扣子，放上一塊涼壓布^①。然後才安置小孩子們睡覺。當全家都入睡的時候，我聽見她跪在聖母象前面，低聲地禱告着。

早晨，姐姐安娜替母親到牲口圈里去。我一想到應該幫助姐姐干活兒，就立刻從床上爬起來了。揩一揩眼睛，先去瞧瞧父

① 緊敷患處，塗藥的布帶。——譯者注。

亲在哪儿。可是他已經到营房里去了。他干活儿时穿的那条褲子和粗条布外衣，还在門旁的釘子上挂着。我一边穿衣服，一边打哈欠和伸懶腰。時間正是早晨四点钟。天亮了。維尔塔发河^①面上，蒙着一团团的雾气。湿漉漉的街心和河岸閃閃发光。我从屋子里走出来，匆匆地穿过院落。在冰冷的石道上，我赤着的两只脚都冻僵了。

新馬夫正在草棚子底下往馬車上套馬。庄主聶依曼老爷大叉开两条腿站在一旁。在他那厚厚的嘴唇上，啣着一支烟卷。聶依曼抽了两口，就把烟头儿吐掉了，用脚碾碎它。

“你到哪儿去？”他問我。“怎么不睡觉呢，小淘气？”

“帮姐姐干活儿去，老爷。”

他吃惊地瞧着我。

“你媽媽怎么啦？”

“媽媽病啦，老爷。”

聶依曼冷笑了一声，吐了一口唾沫。

“人手本来就不够使喚！她要躺很久嗎？这怎么得了呐！那誰照看牲口呀？……”

我不知道回答他什么好，我怕他真好象怕魔鬼似的。当我溜进牲口圈里之前，还回头瞅瞅：看看主人是不是要来打我。沒来，他沒有来。可是不管怎么說，我还是害怕。

我去抽水，用提桶拎，然后把它倒到牲口圈的大桶里。那簡直是一个沒底儿的大桶！我渾身全都湿透了，实在沒力气拎起最后的一小桶了。往大桶里倒也倒不进去，几乎全都洒在自己的身上了。姐姐一看到这种情况，气得照我后脖頸給了一下，打

① 捷克的一条大河，流經首都布拉格。——譯者注。

发我回家去。自然，我并不因为这个会伤起心来。

我跑进了暖烘烘的屋子里，在床上蜷缩成一团睡着了。早晨，士兵的歌声把我惊醒，他们正路过我们家門口到科貝利斯的打靶場上去。我急忙系紧褲子，喝了一口咖啡，一把抓住小弟弟別比克，朝着渡口飞跑下去。

在那儿，我們繞过了士兵长长的行列，寻找着父亲。这簡直跟在一堆沙土里找顆麦粒儿一样。軍装使所有的士兵都变得一个模样了，許多留胡子的士兵都象我們的父亲。我們老是認錯人，誤喊着“爸爸！”——甚至扑到一个陌生的叔叔的怀里。真叫我們吃惊：他把我們紧紧地摟在怀里了，撫摸着我們的脑袋，还捏捏臉蛋儿。

我們到底把父亲找到了。看了看他那把擦着凡士林的刺刀，嗅了嗅他那有火药味儿的枪口。父亲向我們問东問西，还让我們給家里人問好，送給我們几个銅彈壳和洋鉄彈匣。可是我总觉得他穿着軍装好象一个生人，虽然他还象素常一样地笑着，一样地逗弄着我們。至于他喝醉酒的那天晚上，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日子照旧地过去，我們离开父亲也过慣了。門旁的釘子上，仍然挂着他那条干活儿时穿的褲子和外衣。但是，馬棚里那些沒人照料的馬匹的抱怨似的嘶叫声，却越来越很少听见了。

父亲出发到前綫去的日子来到了。告別是短暫的：父亲輪流摟着和吻着我們全家人，后来又跟馬匹去告別。母亲送他上了电車，他就这样走了。我們家里好象一片瓦砾場，——又靜寂，又凄凉。我們等待着新搬来的一家，等着人家把我們給攆走，因为母亲一定要被主人解雇的：她老早就不能干活儿了。她每天夜里都坐在床上不睡觉，把眼泪都哭干了。她有时走下床

来，点着灯，敞开房门，为的是叫父亲走进来。她一边望着外头黑森森的阴影，一边慢腾腾地招唤道：

“喂，进来，进来呀。你站着望什么！”

她手里端着灯，站在门槛上。她那长长的身影伸展到整个房间，一直遮到天棚上。我吓得心惊胆战，急忙把脑袋钻到被窝里。

姐姐安娜把受刺激的哆哩哆嗦的母亲搀到床上……

“我好像听见堂屋里有脚步声……大概你爸爸回来了……他在喊我……”

在那几天夜晚里，母亲唉声叹气地睡不着觉，三番五次地向圣母象祷告战争早日结束，父亲快些回家，哪怕他缺胳膊少腿呢。

在德沃扎克家和那些有人上前綫去的人家里，也都是这种情景。占卦婆馬沙托娃从东家走到西家，给人家圆梦和摆纸牌。女人们相信她比相信自己还厉害，因为梦跟纸牌老是预兆幸福和欢乐。

“太太，还是别伤心要紧。您的丈夫被俘虏到俄国去了。他一点儿也没受伤，他的情况很好。嘿，您自己看看吧，从这位军官大人^①的身上，就能看到您的大喜事儿。这完全是真的呀！……”

虽然馬沙托娃的肩膀上没扛着一只黑公猫^②，但她是一个真正的占卦婆。靠着女人们的愚蠢和轻信，她一天天地发了财。

① 纸牌上的人形，用它来预兆吉凶。——译者注。

② 旧时捷克的卜者多带一只黑公猫，以代替神灵。——译者注。

家里人又逼着我在牲口圈里干活儿了：抬水，和安娜一起给牲口拌草料，帮她喂牲口，收拾粪，给牲口圈换麦草。现在，这些活儿成了我应尽的义务了。

我们家里又生了一个小弟弟，给他取名奥利德日赫。我们早就有了个鲍日娜^①，只缺这个名字来纪念古今引以为荣的公爵了。如果我们家不添这个公爵的同名人，还能设法活下去，可是他既然生下来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是排行第四个男孩，也是我母亲的第九个孩子。在戈列索维茨区，谁家也没有我们家孩子多，九个！——我们是全街坊里子女最多的家庭。舅舅——妈妈的弟弟——做新生儿的教父。自然，他不会送什么礼物，因为他是个给人家看牲口的雇农。不送给他礼物也不碍事，况且洗礼又是在家里举行，用不着破费钱。舅舅是个非常快活的人，说不定他会把笼罩着我们家的愁云给驱散，使母亲别再叫苦了，她简直孤单得象一棵长在地上的小草。

我白白用这个期望自慰了：那天舅舅是领着舅妈来的，他穿着一身出门穿的黑衣服，老是精心在意地捻着胡须，显然他是不高兴到我们家来的。母亲问他什么，他就支吾搪塞地回答着。奇怪地瞅着我们这帮孩子。吃过饭后，他就溜到小酒馆去了。

舅妈留下来，想告诉母亲一桩消息。本来嘛，在洗礼的日子不应该提起这桩事了，可是她为了叫我们死心塌地，终究是要说的。不过舅妈怎么也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口。她几次鼓起勇气要说，可是只限于开头的那么一句话：

① 奥利德日赫和鲍日娜本是捷克古时的公爵。这里是用做他家两个孩子的名字。——译者注。